

澎湖西嶼小門村當前歲時生活文化實察

莊凱証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摘要

小門聚落，座落於澎湖縣西嶼鄉，曾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島嶼，過去十分依賴水路交通，然而，1987 年小門橋正式通車，其帶來的便利性，對於該村歲時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本文採取觀察研究與隨機訪談等資料蒐集途徑，前往小門村的時間點主要依據該村生活曆，諸如農曆一月十五日元宵、五月十五日鎮符、五月五日五月節、六月十三日神明繞境、七月的拜門口、拜七娘媽、普渡；八月的拈網鬮、石塔祭祀；十月的平安醮等。本文一方面透過事件發生的現場，觀察、記錄當下種種人事時地物；另方面則以一位旁觀者角色，試以窺探小門聚落歲時生活的當前思維，尤其是傳承脈絡、信仰認知以及居民觀點等。初步研究結果，小門村的歲時生活正逐漸走向另一世代的認知體系，並呈現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拉距狀態。

關鍵字：小門村、頭春、傳統節日、歲時祭儀

壹、前言

澎湖群島，自古以來，孕育各式各樣的海洋風貌，先民拓墾遷移的聚落特質，生態環境條件的運用克服，家戶起居作息的代代相傳，刻劃島嶼種種生活脈絡。90 座大小島嶼，¹ 是澎湖人賴以維生的棲息之地，有人居住的島嶼，發展成完整的居住環境；無人居住的島嶼，被視為重要的生態資源。² 一般而言，漁業、農業足以支撐地方產業量能，前者受四面環海資源優勢影響，漁村氛圍顯而易見；後者依循天時地利變化而行，農村結構漸漸形成。不論是半農半漁，或農，或漁的聚落形態，一年 365 天的日常作息，看似常態，卻有著各自形塑的一套生活模式。即使目前面臨的是，現代化的各式建設與科技媒體的數位時代，對於老祖先所傳承下來的智慧精神，依舊能夠有所維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歲時節奏，正實踐於 1 市 5 鄉 96 村里，並交織著傳統文化與現代發展的層累關係。

小門村，原是一座孤立的小島，對外交通的聯繫，必須仰賴船舶，亦包括所有物資的運輸。島的面積不大，全島約 0.5 平方公里，若以機車繞島一圈，應該不用 20 分鐘，地勢北高南低，住宅多以背山面海為座向。小門橋於 1987 年開通之後，³ 帶動該地觀光產業，位於聚落境內的鯨魚洞在這些年來，迅速地成為澎湖熱門景點之一。至今，到此一遊的觀光客，為當地生活帶來新興產業。最明顯地，是通往鯨魚洞的主要聯外道路，兩旁盡是海鮮小吃、仙人掌冰、小管麵線等周邊飲食店家，足以掀起另一波觀光財源。漁業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澎湖西嶼小門村現代歲時生活初探〉為題，於 2022 年臺灣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宣讀，感謝大會與會者悉心指正，內容亦經大幅修正。

1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島、嶼和岩礁的單位—以澎湖八罩群島為例〉，《國家公園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19 年 6 月），頁 31。

2 如貓嶼的海鳥資源、雞善嶼等 3 島的玄武岩資源等。

3 李星輝，《澎湖的傳統產業建築》（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2 年），頁 147-148。

仍是該聚落生計主幹，信仰中心屹立不搖，討海這件事，可從漁船規模探知箇中漁法、漁具以及漁人。宮廟賜予的船旗緊緊於船上最醒目的位置，庇佑船家的一面神明旗，象徵海上作業的精神支柱。漁民咸信主公（主神）必會帶來庇佑，祈求每次的出海，漁利大進。

本文以澎湖西嶼小門村為例，筆者分別於 2019 至 2022 年實地走訪聚落，關注地方當前生活動態，舉凡歲時祭儀、信仰習俗、漁業文化等，皆為從旁觀察與記錄的重點。對照之下，夏季的熱鬧與冬季的寧靜，是目前聚落最為顯明的氣息座標。觀光季一到，遊客滿滿；東北季風一吹，客群冬眠。履行已久的日常生活，仍在賣力地實踐中。小門聚落，曾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島嶼，過去十分依賴水路交通，然而，通橋後的便利性，對於歲時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本研究採取觀察研究與隨機訪談等資料蒐集途徑，前往調查的時間點主要依循該村當前生活曆，分別是農曆一月十五日的元宵、二月十五日的鎮符、五月五日的五月節（端午節）、六月十三日的神明繞境、七月的拜門口、拜七娘媽、普渡等；八月的拈網鬮、石塔祭祀；十月的平安醮等，著重宮廟信仰與家戶祭祀層面，不包括國定假日（春節、中秋）、民俗節慶範疇。本文一方面透過事件發生的現場，觀察、紀錄當下種種人事時地物；另方面則以一位旁觀者的視角，試著窺探小門聚落歲時生活的當前思維，尤其是傳承脈絡、信仰認知以及居民觀點等。

貳、歷史相關文獻

本章節主要以文獻回顧為論述，一是小門地名在史料上的記載；一是相關前人研究探討。小門地名演變歷經不同時代而有所更迭，史料內容曾有丁字門嶼、三角島、小門嶼等線索，與現今座落環境、地形地貌相互呼應。這

些舊地名分別出現於《續修臺灣府志》、《澎湖紀略》、《澎湖廳志》、古地圖⁴等。古籍中的小門名稱描述如以下所列：

一、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山川

丁字門嶼：在廳治西北水程三十里。即小門澳。⁵

二、胡建偉的《澎湖紀略》卷六・武備紀，汛防

小門汛：系外洋次衝要口。營房五間。煙墩三座。炮台一座。屬外塹汛管轄。按季派撥目兵防守，駐汛兵丁三十名。東至吼門，西至鼎灣嶼，南、北則一片汪洋大海，渺無涯際。⁶

三、林豪的《澎湖廳志稿》卷十二・舊事，祥異

十一月初二日，有異魚，入自西嶼之小門港，擱置淺礁上。魚身長一十六丈，闊二丈五尺餘，高約二丈，黑色花點，腹內五臟無異獸類。魚口上齶較長，或曰象魚也。遠近鄉人爭取其油，三、四日未盡。其油可為織機用。⁷

以上 3 則史料是早期文獻提及小門的片段摘錄，以清時期為主，內文涉及地理、軍事、事件等。第一則內文所出現的丁字門嶼，談及該島的座落，以及島名由來。當時稱之為丁字門嶼與字形有關，而且島上並無任何居民可言，乃一無人居住小島。第二則提及設置軍事防衛的重要性，此處曾設置小門汛，配置軍備設施與兵員等駐防，為抵禦外敵、扼守關口之防線。最後一則是關於小門生活事件的紀錄，十一月初二日這天，小門灣擱淺一隻大魚，

4 如「澎湖島水產調查同廳長報告」（1898 年 5 月 12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十二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301004，頁 230，「澎湖列島」地圖。

5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38。

6 胡建偉，《澎湖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128-129。

7 林豪，《澎湖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頁 464。

外貌形似鯨豚，附近居民紛紛前來取其身上的油，可提供織物機使用。每一則文獻，其所連結的是，島名、軍防、交通、傳奇等。古籍中的小門，曾經是一座孤立的島嶼，乃來往船隻的必經之地，又為駐軍防衛重鎮。曾幾何時，港內闖入的不明之物，竟轟動一時，引來各方人士爭相取油，以作為紡織機潤滑之用。古今對照的島嶼名稱，述說著時空變化的點點滴滴，並彰顯這處地名的多重意義與歷史象徵。

除了上述文獻地名闡述之外，目前對於小門的其他探討或介紹多半是景點、景觀、地質等篇章集成，⁸ 歲時、信仰、民俗、產業等議題探討著墨較少。由學校採集資料所編輯而成的教學出版品是認識小門聚落的途徑之一，《鯨洞聽濤》即為昔日小門國小的鄉土教材，該書單元分為人文歷史篇、地質地形篇、經濟篇、觀光篇等，內文描述以說故事的方式呈現，在歷史沿革、地方生活與信仰習俗方面有較多的史料紀錄。洪敏聰自編出版的《西嶼鄉民俗概述》，⁹ 成書於 1993 年，內容集結作者多年來的採錄心血，可謂為西嶼鄉文化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有關小門村各項基本訊息亦在該書各章節呈現，例如村里簡介、宮廟信仰、歲時祭儀等，視為本研究重要參考之一。

叁、小門村簡介

小門嶼（圖 1），曾經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島嶼，聚落座落的地理區位，是典型的避風面海環境，屋舍之間毗鄰而居。過去對外交通仰賴船隻的接

8 相關研究如：謝燦榮，〈澎湖小門嶼鯨魚洞附近所謂接觸變質之探討〉，《地質》，第 14 卷第 1 期（1994 年），頁 219-224；周朝、文田，〈景觀篇：小門嶼〉，《鄉間小路》，第 16 卷第 24 期（1990 年 6 月），頁 15-17；李明儒、梁家祐、胡俊傑，〈澎湖地質公園評選指標與設置排序之研究〉，《運動休閒餐旅研究》，第 3 卷第 1 期（2008 年三月），頁 57-87；蔡麗秋、林長興，〈小門嶼的故事〉（澎湖：澎湖縣政府農漁局，2008 年）；蕭志榮，〈小門嶼：玄武岩小島的環境與教學〉（澎湖：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2020 年）；盧乙嘉、宋聖榮，〈北寮、小門嶼地質解說手冊〉（澎湖：澎湖縣政府農漁局，2020 年）。

9 洪敏聰，《西嶼鄉民俗概述》（澎湖：作者自印，199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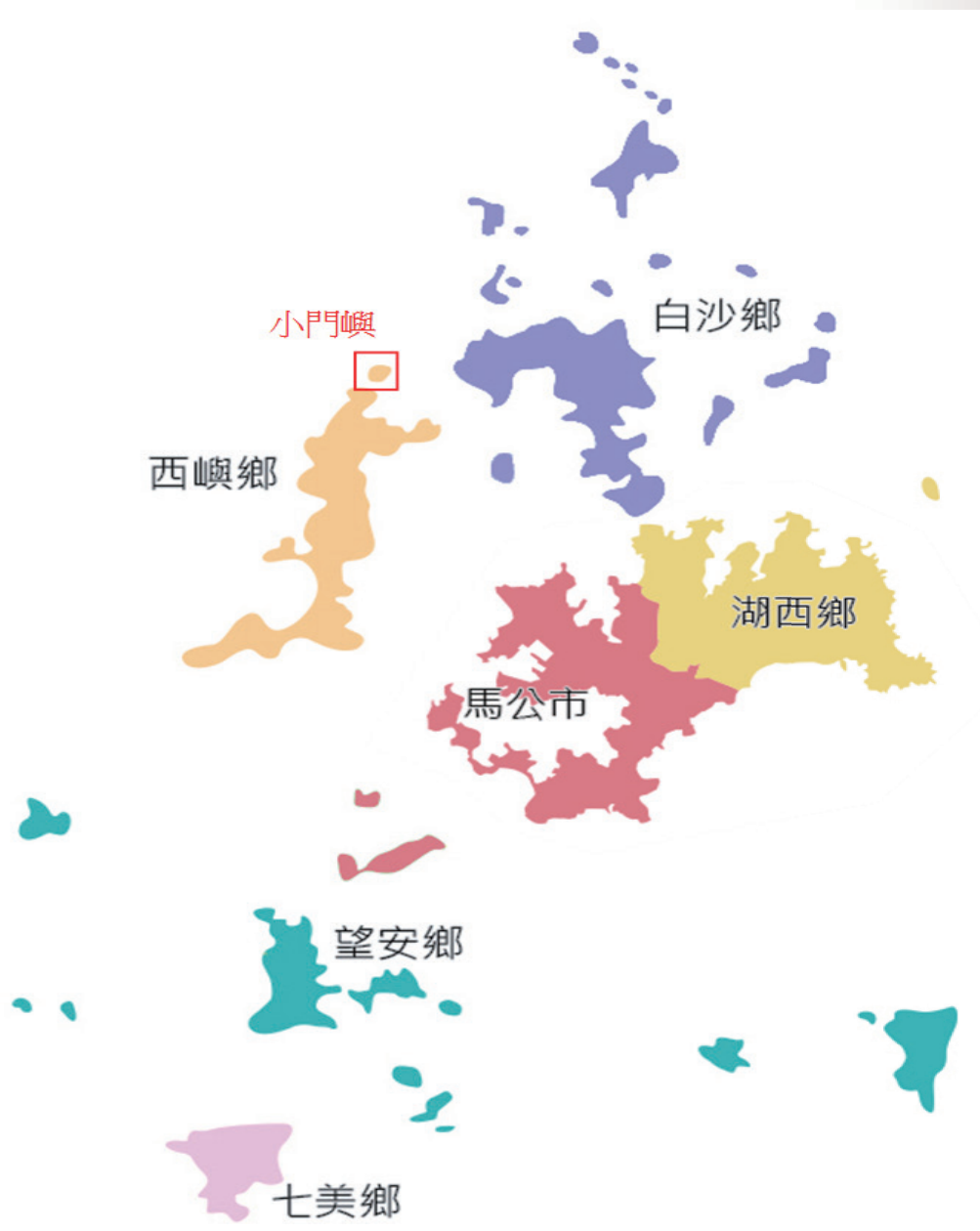


圖 1 小門嶼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底圖取自〈澎湖縣行政區域圖〉，收錄於「澎湖縣政府」：
[https://www.penghu.gov.tw/userfiles/penghu/images/map\(2\).jpg](https://www.penghu.gov.tw/userfiles/penghu/images/map(2).jpg)（2024/8/15
點閱）。

駁，從搖櫓的人力作業，一直至機動船的引擎運輸，見證各時代的交通技術、工具與居民的生活脈絡。周遭環境，樹立起人與自然的命脈關聯，東邊海、宮口前海、大灣等，皆為自古以來，不可或缺的生活採集地。謀生來源主要依海維生，農為其次。觀光業的興起，與通橋後的建設有絕大的關係，連接西嶼、白沙之間的跨海大橋，以及小門對外通車的小門橋，讓小門鯨魚洞成為到此一遊的知名景點。五營分布與石塔設置的信仰防禦系統，一直以來，深植於這塊土地的心靈層次。一年 2 次的神明出巡繞境，更加鞏固一道神與人之間的互助力量。家戶厭勝物的安置，如石敢當、獸牌等，說明層層防護與安居樂業的相互依偎。小門人，一種樂天知命的生活性格。每一位居民正在這塊土地上展現且傳遞在地知識。

小門村（圖 2），日治時期曾隸屬竹灣，戰後才獨立為村，¹⁰ 今行政區劃分屬澎湖縣西嶼鄉。截至 2025 年 9 月止，該村總人口數設籍 304 人，僅高於二崁村的 145 人、池西村的 232 人，為該鄉 11 處聚落中，人口數排行倒數第 3。姓氏分布以許氏為大姓，人口占比約全村人數一半以上，祖籍自金門遷徙而來，目前居住在該村的井腳後、西邊、沙矜等處；其他姓氏有章、洪、林、蔡等，蔡與洪氏居住在沙矜，章與林氏居住在西邊。¹¹「現在住在小門的人口大約有一百多人，老年人比較多，年輕一輩都到馬公或臺灣工作，買房子在那邊住。」¹² 現居人口年齡層分布以中、老年人為主，¹³ 由於就業機會有限，年輕人大多出外發展，馬公、臺灣等地區皆有小門人的足跡，人口外流似乎已是常態現象。

10 郭金龍，《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頁 336。

11 蔡光庭，《大海洋洋總是田：澎湖西嶼澳古厝聚落姓氏圖鑑》（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8 年），頁 100-109。

12 章鬆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22 年 7 月 11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13 據小門村現任村長章娥女士表示，目前村內有 1 名外籍配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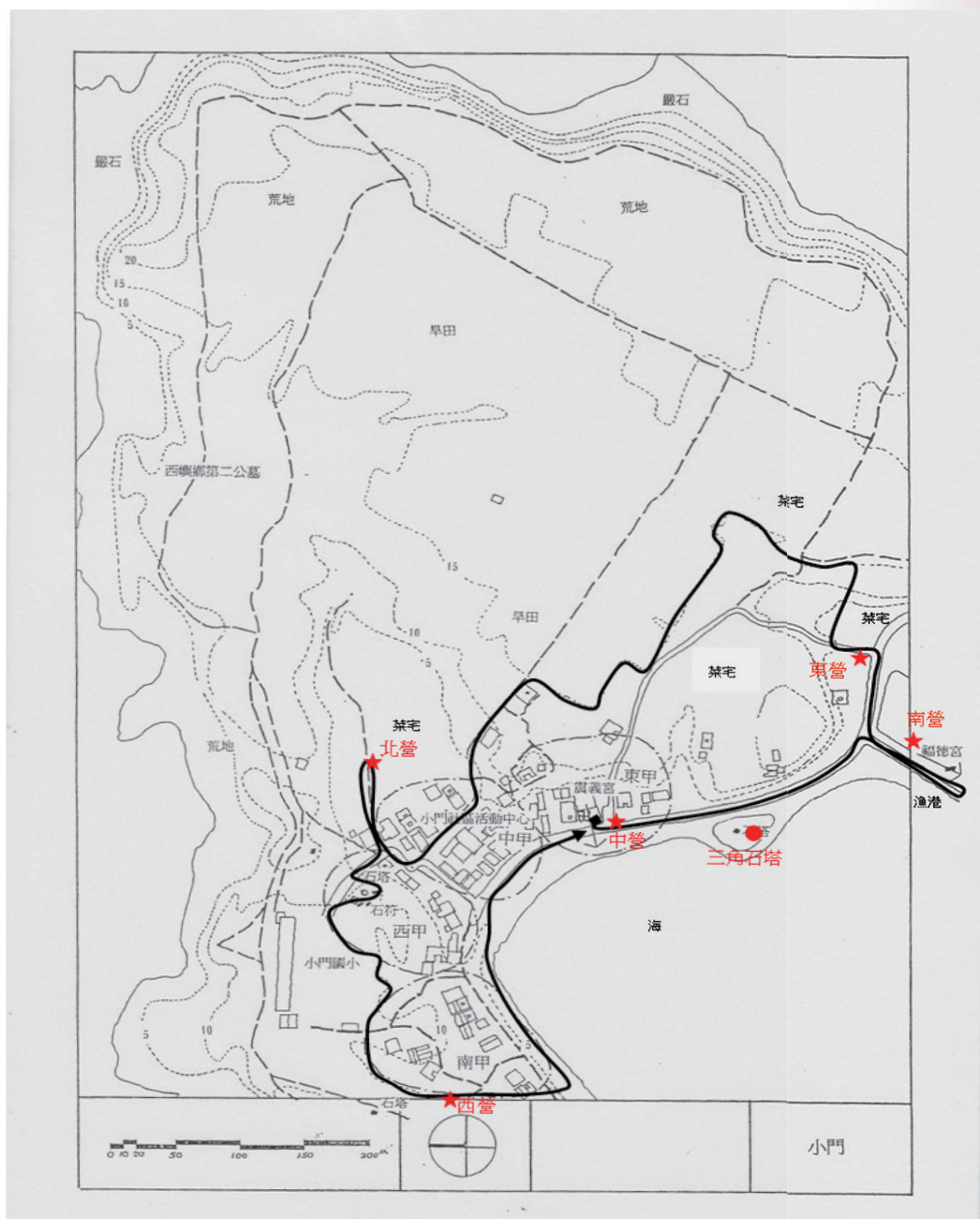


圖2 小門聚落組成元素與鎮符路線。

資料來源：底圖取自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臺灣聚落研究室，《澎湖群島聚落田野調查地圖集》（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1995年）。

背山面海的選址定居，構成生存與否的基本條件，長久以來，討海一直是該村重要的漁業生計，面對不可預測的風險，往往表現於求神問卜。全村以大廟震義宮（圖 3，從圖 3 到 42 之照片全數由筆者拍攝）為共同的信仰中心，昔稱主公宮，¹⁴ 主祀溫府王爺（圖 4），配祀文衡聖帝、如來佛祖、天上聖母、三王、註生娘娘等；¹⁵ 另一間是供奉福德正神的福德祠（圖 5），一直以來，兩者扮演每一世代男女老少成長、寄託、依靠的重要角色，舉凡神明聖誕、婚姻大事、日常祭祀、漁業祈求、歲時節慶等，已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重心。¹⁶ 村內東、南、西、北四個甲頭一同維持聚落宮廟的運作，所有居民皆有權利與義務參與，每一甲頭選出 1 名鄉老與 4 位委員，主要負責祭拜事務與財務管理。¹⁷ 目前廟內小法年紀多半在五十歲以上，同樣面臨後繼無人的狀況，當初招訓是神明指示，通知各家戶報名參加。所幸近年來有二名年輕新血，時常主動到廟服務，後來便加入小法行列至今，凡鎮符之日，



圖 3 震義宮。



圖 4 溫府王爺。

- 14 「澎湖廳西嶼澳竹篙灣鄉小門嶼土名安坪宅庄主公宮建立許可同廳長報告」（1904 年 10 月 1 日），〈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十五卷社寺軍事〉，《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4802004。
- 15 洪敏聰，《西嶼鄉民俗概述》，頁 38-40。
- 16 早期蓋房子時，主人家會至震義宮請示哪一尊神明（聖帝、佛祖或土地公等）可以請回至下基的地點，一直到房子蓋好之後再送回廟內。小門村至今仍保有結婚至廟裡請神明的習俗，只要家中男子娶媳婦當日的前一天，便由男子的父母至震義宮請示，以擲筊決定哪一尊神明到家中坐鎮，通常以主公（溫府王爺）的神尊最多。結婚當日拜天公、殺豬，第三天再將神尊送回廟裡。震義宮一樓場所曾作為新人結婚宴客辦桌之用。
- 17 目前財務狀況除既有廟產（存款）之外，另有每年三次建醮收取的丁口錢（1 丁口 200 元）、現任村長寄付的 24 萬元以及漁船碼頭水費的徵收等。



圖 5 福德祠。

安營、犒軍等儀式便交由他們。鄉老一職由各甲頭成年男子輪流擔任，一年一任；宮廟另設管理委員會，每一甲頭 4 名委員。

菜宅（圖 6）亦是當地重要的農業景觀，一年四季的作物種植可供自給自足，或分送親朋好友，作物如白菜、高麗菜、南瓜、花生、甘藷、大頭菜、花椰菜、蔥、紅蘿蔔、絲瓜等。¹⁸ 花生大約種於農曆二月初二日之後；甘藷大約種於三月底、四月初；農曆九月起移植高麗菜、大頭菜、花菜等菜栽。以就地取材的硧砧石或玄武岩作為牆體疊砌的主要石材，荷泥與中溝二大菜宅群分別集中於聚落東北與西北方一帶，數量總計約 147 區的菜宅個體，¹⁹ 目前耕作率不比過往，僅剩少數居民仍在從事耕種與一頭共養的牛隻，冬天種植葉菜類作物；夏天則以瓜、豆類為主，廢耕情況主要反映在老年人口行動有限、年輕一代出外工作，以及農會生鮮超市設點販售、生活物資取得便

18 陳邦泓，《鯨洞聽濤》（澎湖：澎湖縣西嶼鄉小門國民小學，1997 年），頁 82-85。

19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澎湖縣文化景觀菜宅基礎調查研究計畫》（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7 年），頁 3-32。

利等因素。



圖 6 菜宅。

另一項主幹生計為漁業，據資料統計，1996 年該村漁船 36 艘、2003 年 23 艘、2012 年 19 艘，顯示漁業從業人口逐漸減少的情況。²⁰ 四季海的作業型態分明，夏季從事小管作業、放緝、船釣、放網仔等；冬季進行土魷漁法等。²¹ 作業漁法依季節魚種而調整，漁場可近可遠，遠至澎湖南海海域，近至聚落周邊沿岸海域，目前從事海上作業的漁船（圖 7）約近十艘左右。²² 碼頭的幾艘零星小船，是資深漁民退休後用來打發時間的交通工具。「討三種海」，是資深漁民在卸下捕魚光環之後的生活寫照，包括魷魚拖釣、放小管緝，以及墨魷拖釣等。居民口中的「佇頭前」，係指聚落前沿海一帶的作

20 林寶安，《108 年度澎湖縣西嶼鄉舢舨漁業文化口述歷史調查研究案成果報告書》（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9 年），頁 7-8。

21 許紅玉、陳啟章，《海海人生：澎湖漁村在地產業文化記錄》（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0 年），頁 36-47；陳憲明等，《澎湖的農漁產業文化：西嶼鄉與白沙鄉離島篇》（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2 年），頁 169-171。

22 據當地漁民表示，1981 年左右，漁船數約有 50、60 艘，為當時小門漁業發展的全盛時期。

業漁場，利於船隻就近作業，無需向北或往南，如此的天然環境，順應時序，一直以來，發展出各項漁法。一年四季的漁業資源，反映在每一艘作業漁船與漁民身上，舉凡夏季的小管作業，或是入冬之後的鰆魚捕撈等，在在顯現漁村生活型態的一環。



圖 7 作業漁船。

對外交通設施的妥善規劃與開通，確實為小門開啟一條對外聯繫、互通有無的便利大道。對內，流動攤販車得以時時準時報到，提供各式各樣的民生用品；對外，搭車或自行開車前往馬公、西嶼等地的菜市場、農會、商店，可以採買選項較多的現成品。一條開通之路，帶來物資取得之方便性，過去家家戶戶動手製作的傳統食品則漸漸消失了。通橋後的小門嶼，不再是孤島，交通網絡自原先的海路變成現今的陸域系統。對外聯繫的諸多條件逐漸明朗化，與外界資訊的接收亦愈來愈頻繁，影響當前歲時生活的種種認定。

小門國小的廢校，迫使孩童必須離開生長之地，出外求學，正規教育體制因此築起一道阻隔之牆，鄉土教學與地方歲時生活的連結性就此打住，

僅能利用寒、暑假或國定假日感受其中。「天涯小門人」社團臉書創立於 2011 年，目前成員約 472 人，是當今小門人共同的訊息交流中心，舉凡日常生活、歲時節慶、地方活動等。社群平台的創設與經營，一方面以直播方式分享家鄉之事，讓旅外鄉親可以隨時關注村內動態；另方面以數位影像的實時紀錄，拉近與時下年輕世代數位媒介使用的距離感。2022 年的一場出火儀式，當日臉書的現場直播，再次凝聚眾人之心，顯示一種現代科技媒體下的傳承思路。小門震義宮重建之路成了小門人共同的生活話題，也引來旅外鄉親莫大的關注。這座煥發新生的信仰中心，在地居民希望在他們這一代有生之年、心有餘力之下，延續上一代的使命感，得以盡力達成神明的指示，見證眼前的一切。

肆、當前歲時生活紀實

所謂的現代歲時生活，係指目前居住於小門聚落的居民，以身體實踐當前生活的日常性，謹記並參與年節祭祀、宮廟活動等。一年之中眾多的歲時節日，有些日子的例行與其他地區大同小異，唯獨履行已久的在地文化，具有代代相傳的在地性特質。以早期清明掃墓為例，除洪姓居民之外，其他各姓氏居民則是在農曆三月三日（三月節）這天掃墓，據傳與中法戰爭事件有關，²³ 事過境遷，如今掃墓多半配合清明節。對於一位 1948 年出生的在地婦人而言，回憶起那段小門橋未開通的涉水往事，記憶猶新的是牽著牛隻涉水步行至對面山頭的飼養時光，牛群在山上吃草，小孩趕緊撿拾牛糞；或是利用潮汐的漲退變化，來到鯨魚洞一帶撿拾螺貝，或在此乘涼休息，周遭環境資源一直是成長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滋養。通橋後，與外界聯繫更加便捷，每年農曆六月初六日馬公城隍廟補運，更是延續小門居民與該廟歲時祭儀的參

23 呂順安，《澎湖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頁 244；林文鎮工作坊，《98 年度澎湖縣民俗及有關文物普查計畫（三）期末報告書》（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0 年），頁 124。

與關係。上一代與下一代的傳承實踐，繼續維繫於馬公城隍廟的補運日，至今，部分店家與某些村民仍利用當日一大清早出門，開車至馬公參與補運。

一年四季，聚落與居民共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歲時舞曲。每一歲時節日，透露出在地生活世界。自從鯨魚洞聲名大噪以後，慕名而來的四方遊客，帶動另一波的產業發展，觀光業注入新的生活契機。門口不再是生活起居的日常，取而代之的，是招呼客人的生意場景，這條通往觀光景點的路上，商家林立，各憑本事。農曆的歲時流動，述說每一時日的身體力行，面對時空交疊的今昔，門前的習俗文化仍在實踐中。上元頭春、繞境鎮符、五月節插艾、七月初一日門口好兄弟祭祀、七月七日祭拜七娘媽、七月十一日土地公廟普渡、七月十三日大廟普渡、七月廿八日碼頭祭祀、七月廿九日拜門口、八月十三日拈網鬮、八月十五日祭拜石塔、年尾平安醮典等，正維繫著地方生活圈。

一、上元頭春

農曆正月十五日，是聚落慶元宵的日子，乞龜、跋頭春（puáh thâu tshun）等活動自晚間左右揭開序幕。頭春文化，象徵該習俗延續著小門漁船與居民的生活關係。曾經是船家爭相競逐的唯一機會，演變至今，成為居民津津樂道的生活題材。頭春，象徵好運到、好彩頭、平平安安、順順利利等。

該項習俗盛行於西嶼地區，如小門村、大池村、池西村、池東村等地。²⁴小門村的頭春文化，行之有年，曾是漁船競相爭奪的吉祥表徵。這塊圓形牌子（圖8），有一斗大又明顯的「春」字，以及刻有溫府王爺、如來佛祖、文衡聖帝三位神明名稱，另有合境平安一詞。近年來，已不見船家們爭相跋頭春的熱絡景象，在



圖8 頭春牌。

24 洪敏聰，《西嶼鄉民俗概述》，頁120。

參與人數日漸銳減之下，廟方改以誘因方式，提供 20 萬元本金，外加紅酒、水果等，鼓勵居民踴躍參與。

對於跋頭春的意義，一位高齡八十幾歲的在地男性耆老，有著如此一番地見解：

較早个人就講春、春、春，春就是講咱有賸（剩）錢，彼个春代表一个意思，代表好話，大家嘛愛春。固定正月十五這天在跋，如果跋著，譬如說昨天十五跋著，要到十八才有送，現在就不是這樣，昨天跋，今天早上就趕緊要送。一般就是放在廟裡三日，較早个人較有佇照規矩。咱這是每一戶攞會乞的。阮這彼陣有四、五十隻个帆船佇討海，那大家講跋保平安的，放在船，跟媽祖一起，用一个龕仔（佛龕）裝起來，請上船。意思是保護咱船戶平安順事。較早个人是迷信，船仔講欲得到安全，大家相爭落跋。船（船長）跋个之後，再看家裡的有沒有人要跋，一個信仰，保平安。較早是一塊紅布寫一字「春」，金字，紅布是四角个，寫是寫吊角个（菱形）。較早是貼的，貼彼金字，寫好貼上。較早彼陣是一年換一塊，像說一塊刻起來，放在家裡奉祀，神明就做一塊新的（來入），舊的就自己奉祀。現在就不是這樣，我知道个彼陣，有一戶洪氏人家常常在乞，乞得之後，就弄一塊柴（木頭）的，現在就是弄那一塊，當時我差不多一、二十歲左右，我現在 87 歲。²⁵

1933 年出生的許氏耆老，憑著親身經歷的過往，回憶起一段又一段的往事。對照今昔的頭春風俗，似乎已有些許的變化。昔日小門村以漁業發展為主，討海漁船與歲時生活形影不離，由宮廟信仰發展而來的傳統習俗，

25 許丁教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19 年 2 月 20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更是漁民們相互良性競爭的一種生活樂趣。頭春所賦予的，是萬中選一的機率，以及全年安康的機會。更深一層的意義在於，出海平安、漁獲滿載的期盼。頭春造型與材料亦有所更迭，從布面黏貼的簡易型式，一直到後來的木刻材質，樣貌上可謂愈來愈精緻、講究。曾幾何時，小門跋頭春文化與漁業生活緊緊相扣，神靈力量的加持作用，坐鎮於漁船，威信必帶來好運。如今，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與居住人口的增減，習俗本身亦需順應現代種種趨勢，慢慢地走向自成一格的新局面。

至於頭春牌的由來，一段於 2019 年所描述的在地觀點：

松公（取其音）連跋五、六年，逐年攏著伊，頭先是用一個紙的，寫一字春，用紅布，用金紙貼字，每年提來宮還。逐年攏跋、逐年攏跋，就出一个金啊，彼个金啊个來，差不多一錢、二錢左右，金的寫一字春，後來創這個落開光點眼。這個柴久啊，差不多有二、三十年了。較早用紙个恰金个逐年攏要換，落尾創這個柴个就毋免逐年換。加二十萬是因為落尾攏沒啥人欲跋，所以才會加二十萬，心意據在伊添，看咱个心意，看紅包欲包偌濟，像今年就包一个萬二的。除了二十萬，其他閣有足濟水果、燒酒，足好个。明年還，要還頭春牌，本金二十萬，閣有心意的紅包（利息）。去年是後生欲跋予爸爸身體健康。看是欲跋（園）厝仔還是跋船仔攏會使，去年是欲跋厝仔，所以就要園佇厝內的佛廳。²⁶

頭春自一張每年更換的平面紙料，變成入神後的一座神聖化的神位牌，代代相傳的多重使用觀，發展成今日所見的物質文化。變化絕非是傳統習俗的最大阻礙，世代交替的時下觀念，拉近彼此共融的距離。小門震義宮的頭春文化，參與熱潮雖不如以往，現場炒熱的氣氛卻依舊未減，十分融洽。上

26 許加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19 年 2 月 19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元節當天老老少少齊聚，廟內燈火通明，社區廣播再次放送一段提醒，提醒居民把握時間，希望人人可以皆大歡喜。2019 年，角逐頭春者（圖 9）只有個位數，最終仍由 2018 年得主蟬聯。欣喜之餘，也算是長輩呵護兒女的莫大關切，除了日常生活的叮嚀與照料，還需要信仰層次的心靈寄託，一一依附於跋頭春的各種面向。隔日上午，或左鄰右舍，或親朋好友，以一門禮炮前來道賀，沾沾喜氣。主人家表示，一般人家送禮來，會先登記，事後需回禮，乃一種禮尚往來的人際關係。早期的回禮是以請客吃飯的方式，之後受限於討海收入影響，改以餅干、味素、油等民生食品回贈。主人家與廟方執事依約來到廟裡迎頭春（圖 10），頭春牌乘轎，一行人浩浩蕩蕩，沿途敲鑼，熱熱鬧鬧地迎請至今年得主家中，並請至神明廳安座（圖 11），²⁷ 凡參與迎請之協助者，主人家另備有紅包答謝之。這塊牌子將被供奉於民居一年，來年上元時再請回。年復一年的年度盛事，最後能夠雀屏中選的，僅有 1 位，其象徵的是，日後一連串的信仰過程與信念價值。神明廳前的許氏夫婦，懷著一顆虔誠的心，不忘感念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透過頭春爺公的庇佑，一方面祈求子女兒孫生活順遂；一方面期望事業興隆、財源廣進。



圖 9 跋頭春。



圖 10 迎頭春。

27 據頭春牌得主表示，就定位之後的頭春牌就不可再移動，也不可再拿起來。



圖 11 安座於神明廳的頭春牌。

2021 年上元前夕，正月十三日的小門震義宮開始張羅上元節的種種事務，這天也是繳還各項相關款項的日子，如紅包、水錢、網鬮錢、燈錢、借用的錢、頭春錢等。上午七時多，廟內陸續出現人來人往的居民，有人繳錢，有人登記，此時的宮廟扮演似銀行般的收支角色，結算年度支出與收入。同日另有一群人，即去年的頭春得主，準備鞭炮、金紙等，由外籍漁工 2 位，一前一後抬起轎子，出發前往漁港迎回頭春牌。轎子一抵達龍鴻滿漁船旁，船家主人先進入大公厝仔燒香迎請上岸，以紅綾固定於轎子，起程時點燃鞭炮，一行人，包括最前端的拿旗者，一路上浩浩蕩蕩將頭春牌迎回廟內安座，船家主人燒香答謝頭春這一年來的庇佑。龍鴻滿漁船連續 3 年獲得將頭春牌迎請至船上供奉的機會，如此積極又頻繁的結緣，乃與幾次嘖嘖稱奇的逢凶化吉之事有關。據村民許加船長表示：「曾有一次到臺灣海面作業，漁船在白天下錨，有一艘商船突然自船邊擦身而過，所幸未發生碰撞，真是不幸中

的大幸，否則後果恐不堪設想。」²⁸ 頭春牌給予船家一種安定人心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保佑平安；另一方面可以順順利利。

歲次辛丑年（2021 年）上元，入夜後的小門村，燈火通明的震義宮，人來人往，好不熱鬧。一艘龍鴻滿漁船繼續蟬連頭春得主（圖 12），於正月十五之日，以四個象栳（*siūnn pue*）拔得頭籌。這項殊榮不光是象徵年度的唯一機會，亦具有重現小門漁船頭春文化之意義。加上得主本身親身經歷的底佑過程，讓他不得不咸信是頭春牌無形中的保佑。正月十六日，是迎頭春的日子，得主與其親友依約到廟，將頭春牌請上轎子，燃放鞭炮，起程。一群人浩浩蕩蕩，拿旗、敲鑼、抬轎，將頭春牌迎請至船上神龕安座（圖 13）。這項習俗演變至今，一方面延續老一輩的生活記憶；一方面創造新時代的生活課題。2022 年，得主依舊是許加先生，據他表示，當時第一次擲筊無栳，第二次再加心願後得到一栳，元宵節隔日，頭春牌以簡單的搭車方式迎請至漁船供奉。²⁹



圖 12 頭春牌得主。



圖 13 頭春牌供奉於漁船神龕。

小門村的頭春文化對於目前老一輩居民而言，記憶猶新的是漁船之間的擲筊競爭，早期漁船熱衷此事，競爭激烈，最後落到誰家的船，此殊榮僅

28 許加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21 年 2 月 24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29 筆者於迎請當日抵達現場，上午 7 時多，已迎請完成。許加先生表示，一早趁友人開車上班順路之便，以車來迎請頭春牌至漁港。

有一人獨得而已。對照現今，角逐者盛況不在，僅僅只有許氏一戶人家仍堅持於此，以實際行動參與之，所幸，這項殊榮繼續在他身上傳遞下去，即使不見昔日光景，跋頭春的意義對他而言依舊未變，變的是，參與者少了，熱衷程度弱了，不再是漁船們共同堆疊的集體記憶。

二、繞境鎮符

每逢農曆二月十五日與六月十三日，³⁰ 是小門一年 2 次的繞境慶典。整個過程猶如一場年度健行大會，全村總動員的協力參與，男女老少各司其職，包括旗隊、轎班、小法、鄉老、隨香等，無不盡心盡力。沿路經過的各家戶門口，擺設香案，以鞭炮迎接。鄉老表示：「這是顧碼頭的，那是拜牌樓。」臨近碼頭的一座石碑，守護著人車、港口的出入平安；牌樓的座落（圖 14）可視為保護聚落的第一道防線。繞境過程，轎班或鄉老時而充當炮手，協助每戶人家門口的鞭炮點燃。一抵營頭，隊伍停駐於前，由小法執行安營頭（圖 15）之務，安營後，涼傘手引領轎子於營頭前啟籤（圖 16），鄉老與隨老持香敬拜。途中行經南營、碼頭石碑、牌樓、福德祠、東營、北營、中營石塔、西營、中營等，入廟之後，請神安座，鄉老擲筊確認神尊是否已安置得宜。



圖 14 震義宮牌樓。



圖 15 小法安營頭。

30 據當地宮廟委員執事表示，早期鎮符時間是農曆正月廿日，後來才改為二月十五日，主要受漁船出海作業影響。



圖 16 營頭前啟籤。

過去的繞境路線與範圍，隨著聯外道路的改變、牌樓的設置、碼頭的建設以及神明的指示，逐漸向外擴展。早期繞境的出轎盛況，曾有過一次五、六頂神轎的大陣仗，近年來，受到參與人數的影響，每次出轎數量會視當日轎班人員多寡情況而定，最多 3 頂，最少 2 頂，如此彈性的調整，相信是神明體諒信眾的一種折衷方式。太子爺與溫府王爺是固定出巡神尊，第三尊通常以擲筊請示，2020 年農曆六月十三日當日請示的結果竟然是媽祖，現場驚呼連連，據鄉老表示，前幾尊神明都跋無柢，念到媽祖時終於出柢，如此機會實屬難得，請示過程在廟內大殿前公開進行。整個繞境隊伍排列順序分別為彩旗 2 人、國旗 2 人、涼傘手、太子爺轎 1 頂、請示的神尊轎子 1 頂、溫府王爺神轎 1 頂等。

繞境鎮符，主要目的是巡視各營頭、更換新竹符、發送平安符。廟方人員使用社區廣播設備通知大家集合的時間，通常在活動的前一日下午與當日上午各有一次提醒，其用意在於有效傳達訊息，以及可以達到一傳十的傳播效果，希望人人都能踴躍參加。二月十五日與六月十三日二日皆屬固定日期，若遇非假日，人數一定不比假日來得多。小法是負責所有儀式的重要人物，負責項目包括請壇、敕符、洗淨、開鞭、安營頭、犒賞等。一位年紀較

輕的小法提及這天的一些情形：

三、四年前都用白雞雞冠的血敕符，之後則改由壯壯的那位討海男子來敕符，算是乩身吧。今仔日科儀部分已經都交給我們兩個少年仔，人數不夠，不過一定要有穿黃色頭巾的下去做，另一個就沒有特別規定了。我們才學兩年而已，只有學到犒軍而已，操營那些都沒有學。去年都穿的下，今年變胖了，有點穿不下了。³¹

2021 年 3 月 27 日（農曆二月十五日）鎮符那天一早，敕符方式有別於過去，小法口中的乩身其實是對神明有所感應的資深小法，年紀約六十幾歲，後來的敕符都交由他執行。2 位在地青年生力軍的加入，2 年以來的學成足以應付犒軍儀式，謹記每一次的教導，已能獨當一面。隨著歲數的增長，當下的小法服飾穿戴亦反映了體態的變化。目前震義宮的小法年齡層大多分布在中老年階段，過去十分被仰賴的這批神職人員，實際上僅靠 1 位資深法師獨挑大樑，



圖 17 犒軍。

31 震義宮許氏小法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21 年 3 月 27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其他人於一旁打奉旨、念咒等。近年來，廟方好不容易找來二位有意願學習小法的居民，年紀大約在 18 歲左右，爾後只要有繞境，當日的一連串儀式多半交由他們來執行。上午繞境過程約一個多小時左右，下午除犒軍（圖 17）之外，也要孝宮口（hàu-king-kháu），晚上則有唱歌歡慶活動。孝宮口的供品通常是由在地居民自家中準備攜至現場，然而這群每年參與的固定班底，其人數一年不如一年，正如許氏居民所謂的「只會少，不會多」的情況。

三、五月節插艾

農曆五月初五日一早，家家戶戶門口插上艾草（圖 18），揭開五月節的序幕。午時左右至井邊取午時水。目的在於除穢、淨身、保平安。一位高齡九十幾歲的許氏婦人，回憶起這天的傳統習俗，一是將野地生長的艾草摘回，並置於家中裡裡外外的門窗（圖 19）等處；一是將艾草插於髮內，如此作法，皆具有為環境清淨驅邪、為身體增強保健等涵義。³² 立雞蛋，成了現在小孩的玩樂之一，由兄長帶著弟妹，利用正中午時刻，試著將雞蛋立起來，為平日生活增添不少歡樂的氛圍。熱心的在地居民透過社區廣播，提供自己所準備的應景之物，免費贈予有需要者，一方面服務大眾；另方面減輕行動不便者的困擾。艾草的取得來源不再是單一通路，左鄰右舍的互助開創另一新途徑、新選擇。演變至今的插艾習俗仍依循老一輩的生命經驗繼續維繫；然而，井邊打午時水的景象似乎僅剩一段懷舊記憶，盛況不在，每人津津樂道的那口排隊打水的大井，僅剩下洗滌、灌溉等使用功能。

艾草，是小門村於五月節的重要生活象徵，這份流露在地居民相互分享的舉動，已行之多年。一名年約六十餘歲的男子回想起過去對於這天的種種認知，第一、插艾這件事是屬於家中女人的事情；第二、艾草用繩子綁起來，掛在孩子的脖子；第三、到水井所取的午時水可以放很久；第四、艾草可以

32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2 年），頁 13。

拿來浸泡腳，具有筋骨保健效用。鄰居親友之間的互助，來自於歲時年節的促成，山園的野生種，是清晨門口插艾的上選之物，更加凸顯今日過節的主要意義、年節習俗的變遷以及世代觀念的差異。插艾，亦象徵長輩對後代子孫的期許盼望，居民謹記「插艾，囡孫才會健（kiānn）」的生活俗諺，不忘將這份心願轉換成實際的祈求行為，自民俗植物的物質表徵，延伸至心靈層次的慰藉。



圖 18 婦人將艾草插在門上。



圖 19 插在窗戶的艾草。

四、七月時

農曆七月初一日這天是好兄弟放行的日子，澎湖地區盛行門口祭祀，一般俗稱拜門口、拜小門口、孝門口公等，家家戶戶需準備簡單的供品，聊表對孤魂野鬼的一份敬意。既然是自家門口，該空間形成一祭祀場域，以祭祀行為勾勒出固定範圍的祭祀領域。農曆七月是小門村祭祀的大月，如表 1 所示，自初一起，大小祭拜不斷，在這俗稱鬼月的日子裡，舉凡初一、十一、十三、十五、廿八、廿九，再加上初七等日，大廟、小廟與家戶紛紛舉行相關祭儀，展現人間與另一世界的敬畏關係、友好款待以及心意連結。2020 年 8 月 19 日（農曆七月初一日）下午，某戶兼做生意的許氏人家，剛好忙完一個段落，原本作為客人用餐使用的大圓桌，變成祭拜門口的供桌，桌上備有牲禮、飲料、水果、紙錢等供品。談及今日拜門口的這些物品，其認知

是：牲禮代表「有魚有肉」、汽水即「有氣代表會旺」、紙錢代表「更衣紙錢，更衣先燒，再燒金，燒銀，金是給少年的，無娶某的好兄弟」、水果意謂「一定要拜龍眼，這樣大家都有，都吃得到」，經由每一樣祭品的解釋，物件所賦予的關連性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比較心理、順遂祈求的想像空間，以及善待好兄弟的一片誠心。

下午三時多，小門村有了些許動靜，有些人陸續擺出桌子，一張桌子，或小或大，擺設於門口前，桌子妥置供品（圖 20）；有些人則是走出門外，往左右探頭，看看左鄰右舍的生活動態，或詢問一下祭拜的時間，每一家所準備的供品形式映照出家庭成員結構與飲食思維。另一家戶以簡單的菜湯飯與水果充當祭品，說明七月第一天到來的生活認知，乃透過自身多年的參與感，投射今日與祭祀行為之間的認同感，一份誠意放在心上，以簡易的便湯飯，讓過路的好兄弟得以有所溫飽。自農曆七月的第一天起，一項日常實踐的生活祭祀正在各家戶門口持續發酵，每戶人家皆有其獨立的祭祀風格，包括桌子的形式、物品的種類、主事的人員、插香的容器、供品的解讀等。



圖 20 婦人拜門口。

首日的祭祀算是為開門後的好兄弟帶來第一份見面禮，有著先禮後兵的意味，也讓整個普渡月掀起了一個開端。自駐足的家戶中大致探知：（一）大小桌子不一，有大至小張的折疊桌，也有以椅子充當供桌；（二）供品的類項有水果類、餅乾類、飲料類以及熟食類等，有些不乏與店家專賣的產品有關，如土豆粿、魚乾肉等，是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肩負此項大任者多是家中的婦人，另一半則是協助物品的拿取，或出海，或看電視，或與朋友喝茶聊天，所有祭祀過程幾乎是婦人一手包辦；（四）對於日常食用的食品，主事者對此多了一層應景的生活解讀，如罐頭與魚乾的組合被解釋成有魚有肉；（五）物盡其用的小罐子被拿來當作插香的容器，裡面裝有取自於沙灘上的海沙。

表 1 小門村農曆七月祭祀一覽表（以 2020 年為例）

日期	祭祀項目	祭祀地點	備註
七月初一日	拜小門口	家戶	
七月初七日	拜七娘媽	家戶	
七月十一日	普渡	福德祠	全村
七月十三日	普渡	震義宮	全村
七月十五日	拜祖先	家戶	
七月廿八日	拜碼頭	家戶	曾經於漁港頻頻發生的外勞漁工意外事件，以石碑來鎮守，維護安寧。人們便將船位祭拜的同日，選為碼頭祭拜的日子。
七月廿九或三十日	拜門口	家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表。

（一）七月初七拜七娘媽

七月初七是澎湖人與日月星辰共處的最佳典範，七夕、七娘媽生諸如此類的認定，來自於一代傳遞一代的生活知識。七娘媽，有云七仙女，或織女與其姐妹，除耳熟能詳的牛郎與織女故事之外，更是孩童們的守護之神，庇佑一路成長順遂。七夕，是屬於星辰信仰的節日：七娘媽生，七娘媽與自然崇拜有關，澎湖人於這日舉行七娘媽的祭祀。入夜後，星空出現，各家戶於門口、陽台張羅主要祭拜的物品，如粿仔、光餅、麻糬、冬瓜糕、油飯等，另有胭脂花、粉、紅線（五色線）、一百金、洗臉水等。小門村的七娘媽祭拜（圖 21），各家戶所準備的供品（圖 22）大同小異，就地取材的花飾—田菁（圖 23）是早期的一種作法，現今多以住家附近容易摘取的植物為替代，例如：天人菊、咸豐草（圖 24）、馬纓丹（圖 25）、翠蘆莉等。一碗蛋煮麵線，以及粿仔等，構成當天的歲時饗宴，少數人家則以圓形餅乾取代手作粿仔。胭脂粉、紅線等，代表一份心意與祈求，貫拵（kùg-kuānn）是讓孩子「頭殼硬」，意謂聰明伶俐。祭拜後的粿仔，煮糖水，搭配花生粉（圖 26），別有風味。一位年約七十歲的婦人，其認為這天只要是有好心腸的人，都能看到二顆星合起之後的下雨情形，代表一種流眼淚的象徵，即織女與牛郎相會的時刻。



圖 21 七娘媽祭祀。



圖 22 七娘媽祭祀供品。



圖 23 田菁。



圖 24 天人菊(左上)、咸豐草(左下)。



圖 25 馬纓丹。



圖 26 煮糖水、灑上花生粉的粿仔。

(二) 七月十一日福德祠普渡

農曆七月十一日，是小門村另一間小廟－福德祠普渡的大日。³³ 該年輪值的甲頭鄉老等執事，須負責現場擺桌布置、主動通知普渡時間、協助現場供品擺放、完普時間的請示、普渡旗的準備等相關事宜。下午四、五點左右，居民陸續載來各式供品（圖 27），以裝箱或裝籃居多，祭品中，除了小朋友愛吃的餅乾、飲料之外，亦能看見當令自種的農作物，藉由普渡之日（圖 28），順便答謝土地公的庇佑。普渡時辰一到，鄉老一人代表焚香，其他居民於旁共同祭拜，一爐香過後，由當值的甲頭代表入廟內擲筊請示可否進行

33 據當地耆老表示，土地公廟前身為一間小宮仔，原址設於舊小門橋的碼頭處，主要供來往之人、渡船者祭拜，守護港口。後來遷移至現址，新建福德祠之後，才在請示之下，開始普渡事宜。

燒紙錢，若未得到應允，則再等候一會兒，讓好兄弟再享用一下。整個過程約 1 個小時左右，原則上以不超過日落為依據。



圖 27 供品載送至普渡現場。



圖 28 福德祠普渡。

(三) 七月十三日震義宮普渡

農曆七月十三日，小門震義宮首先揭開西嶼鄉各村大廟輪普的序幕，³⁴該天下午 6 時 30 分左右舉行盛大的普渡祭典（圖 29）。各甲家戶們無不準備豐盛的供品，包括小三牲、發粿、水果等。當值的甲頭需負責分肉、通知、擺桌、疊飲料罐（圖 30）等事務。當天晚上亦在廟前播放電影（圖 31）或唱歌，不失為入夜後的一項休閒娛樂。鄉老遵照古禮，擲筊確定燒紙錢、完普的時辰。2021 年，一位年約二十歲的年輕人表示，今年擲筊後，燒紙錢的時間比往年來得晚，過去是在十點多就完成了，今天可能要拖至十一點多。當天晚上接近十點左右，廟埕除了電影放映之外，還有今年輪值的甲頭相關人員在現場觀前顧後，此時大家一起把紙錢搬上推車，運往東邊不遠處的山腳下，分成 2 個地方開始焚燒，一處是山腳邊的防波堤，一處是水泥製作的圓形爐。約過半個小時，整個祭拜告一段落，廟方再次透過廣播通知村民，電影放映廠商也於此收拾打道回府。豬肉商在 10 時 50 分左右來到現場，

34 關於西嶼各宮廟七月輪普時間的敲定，民間有一說是，在跨海大橋未開通前，西嶼原本都是在七月十五日普渡，同一天普渡，道士人手有限，馬公地區的道士還得搭船，十分不方便，後來就由西嶼這邊的道士討論，調整各廟的普渡時間，而且規定西嶼的哪一團道士負責哪一間廟宇的儀式。整個輪普順序先由七月十三日的小門村開始，最後再回到七月廿四日的合界村結束。

肉販二人很快地將一隻全豬分塊、秤重、裝袋，並配合該年著甲的參與人數，總共分成 8 份（圖 32）。除了分肉，一大支由飲料罐疊砌而成的塔狀供品，拆解後一一分配，每戶約可配得 33 罐，另有蛋糕各 1 個。每年輪值的那一甲，其作業模式與參與狀況多少有所差別，例如在塔狀飲料罐的裝飾方面，有時會出現一些花飾的點綴。



圖 29 震義宮普渡。



圖 30 居民共同製作飲料罐塔。



圖 31 廟埕播放電影。



圖 32 分肉。

一位六十幾歲的在地婦人表示：

我們這裡是小社，普渡沒有像竹篙灣那樣要做大士還有搬戲，所以差不多拜到十點多就結束了，有做大士的都要拜到天光。以前都是自己炊粿去拜，現在已經沒有了，都是買現成的蛋糕，還有一些乾料（如餅乾、泡麵、飲料），不像以前都是拿自己煮的東西去拜。³⁵

35 洪嫌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19 年八月 23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有別於其他村里的廟普，小門村大廟普渡不似其他地區有大士伯仔（大士爺）、歌仔戲以及道士科儀等，由於人口與經費有限緣故，每年普渡僅以村內各甲輪流擔任主祭的方式，獻上全豬一隻與飲料罐塔一支的祭品型態。過去那種大家庭、成員眾多的年代，加上沒有冰箱可供保存，煮食的供品往往是吃得精光，不會有東西浪費的疑慮。大廟的普渡儀式仍維持某些既有的觀念。老一輩秉持過往的生活經驗，希望普渡結束時間可以晚一些，中年人這一代則認為在三爐香之後即可請示，程序、步驟不變，唯獨在時間觀的認知態度上有所轉變。如此情況實際發生於 2019 年的普渡，當日晚上 8 時 50 分左右，廟方人員進行首次的請示（圖 33），笑柄未果，9 時 10 分左右，再次燒香、擲筊，結果這次得到滿意的答案。這年是由北甲當值，人力僅有 10 戶左右，工作項目包括會場布置、廣播通知、分肉處理、電影播放廠商聯繫、燒香、燒紙錢等。現場僅有少數居民在觀看電影，昔時的熱鬧氣氛已不在，受到科技媒體發展影響，手機、電腦或電視成了當下休閒活動的主流。中老年一輩談起過往的普渡印象，是關於那段曾為土路的地面，相互爭搶插路燈的期待往事。



圖 33 鄉老擲筊請示。

五、十一月十三日拈網鬮

行之有年的拈網鬮，是宮廟與漁民共同維繫生活場域價值的典範。由廟方管理的作業漁場，凡參與抽籤者，必遵守遊戲規則，包括作業時間的公平輪流、籤數固定金額的繳交等。以下以 2020 年為例說明之。

「欲拈網鬮個人，欲拈網鬮個人，拜託恁這馬來廟一下。」一大早，約八時，廟口廣播傳達著公告。現場負責人員再次廣播，希望可以號召更多人前來共襄盛舉。眼看約定成俗的時刻逼進，廟內人員扣除委員等人，僅有的 3 人似乎已成定局。從昨天下午的第一次廣播通知，到今日上午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再提醒，廟方感慨地表示，年年參與的人數是每況愈下，有意願者是愈來愈少。³⁶ 這與整個漁業從業人口的結構有關，也與大環境底下的生態資源有關，但如此具強烈地方性的漁場管理，演變至今，亦已流傳已久，少說也有一甲子了。

從一位年約六十歲漁民的父執輩那一代起，這項以抽籤決定大垵口海域使用權的方式早已執行多年，說明這項傳統習俗代代相傳的生活脈絡。特別是與宮廟香火收入、作業漁場管理等面向息息相關，以廟產為主要管理單位，由神明擔任監督管控的一方，欲在該海域作業者，必須遵守廟方制定的遊戲規則，年復一年，至今仍維持這份神明與居民的信賴關係。

拈網鬮（圖 34），係指小門聚落前的一處作業漁場——俗稱大垵口，凡欲在此海域作業者，務必參加每年農曆八月十三日於廟內所舉行的網日抽籤。繳交的費用由昔日的一鬮 1 萬元，演變為今日的一鬮 3 千元，每一人的鬮數沒有限制，當日籤抽完，輪流作業的時間定於八月十五日當天起算。抽到 1 號籤者，享有八月十五日這天起的首日作業權利，從上午 8 點起至隔日上午 8 點為止，是屬於第一位漁民的作業期間，以此類推。當天作業，若

36 2021 年僅有 2 人參與抽網鬮，一位抽到 1、2、3 連號，另一位則是抽到 4、5、6 連號。

無當值者的應允，他人是不得隨意擅自闖入。上述一鬮金額與鬮數限制的調整，乃廟方針對該漁場漁獲與從業人員減少的一種應變措施，不得不在現實環境中找到維持傳統的變通作法。

這天總共來了 3 位參加者，年齡層分別約七十歲、六十歲以及三十歲。除了其中一位的鬮數是 4 份之外，其餘皆為 3 份。一開始由值年甲頭的委員準備抽籤的籤號，取空白便條紙，以黑色簽字筆於紙上寫阿拉伯數字，一張寫一個數字號碼，寫完撕下，揉成一團，共 10 張，放入紅色籃子裡（圖 35），由 3 位參與者自行拿取各自的籤數（份數），之後再將籤號報給廟方人員登記。抽到數字 1 者，由他為首日作業的第一優先。整個過程非常快速、有效率，從抽籤到登記，大家秉持一貫的作業流程，一來是參與者不如以往，個位數的人數；二來則是彼此有相當的默契，以及在神明見證之下，毫無任何爭議。每個人手中的籤號紙，代表各自的作業日，有些人拿筆在紙上做記號（寫名字），以免搞混。這次抽籤可謂皆大歡喜，因為每個人都有連號（連續二日）的作業機會。



圖 34 拈網鬮。



圖 35 放在紅色籃子的網鬮。

居民口中的大垵口（圖 36），大致位於離聚落不遠處的南側海域一帶，與紫菜礁相鄰，一直往西延伸的範圍。曾幾何時，滿載的漁獲時有所聞，不論是颱風時的青嘴，一夜賺得十幾萬的收入；或是 9 級、10 級風帶來的鮑魚，

如此輝煌的紀錄已過了十幾年了。寥寥無幾的參加者，仍懷念那段榮景歲月，繼續為生活找到打拼的出口。海域與地方生活的關係，自古以來，便是朝夕相處的生存模式。在地居民出海作業，一份重要的生活收入主要來自漁獲豐收與否，也間接影響宮廟每年的香火收入。拈網鬪，其意義在於：（一）宮廟生活圈的鏈結，以廟產型式共同制約海域的作業紛擾；（二）島民自發性的集體共識象徵，作為地方共同守護的領域；（三）各憑本事的作業機會，運氣與技術摻半。廟宇不光是扮演信仰中心的角色，還兼具主持公道的平台。這片海域何時被納入廟產仍需更進一步地查證，唯一可以理解的，是廟宇、居民、漁場之間的共存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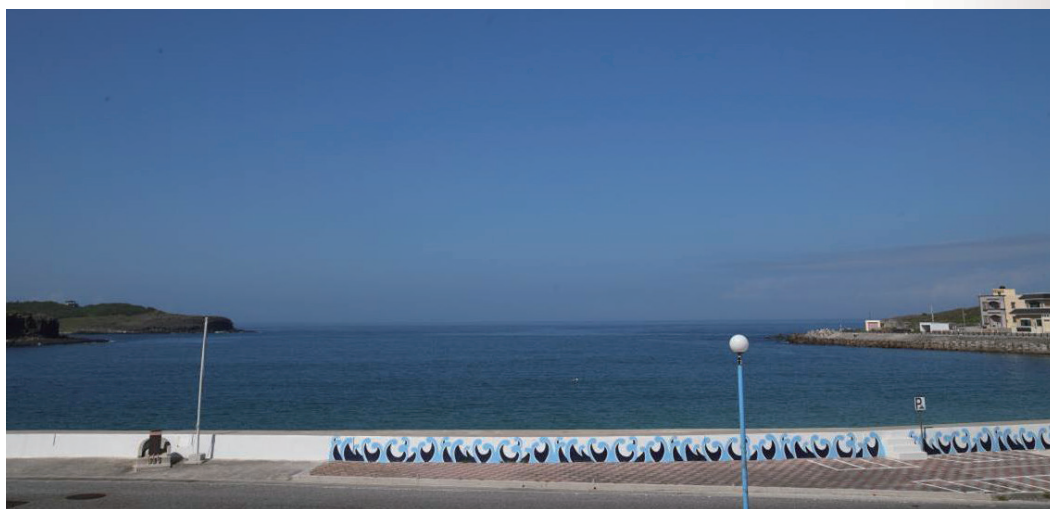


圖 36 大埕口海域。

六、八月十五日祭拜石塔

小門村有 4 座石塔，分別是三角石塔、³⁷ 鐵鑼仔塔、大彎石塔與中營石塔，早期農曆七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十二月底，每一石塔附近的居民就近祭拜，³⁸ 如今，一眼望去，僅剩這座俗稱三角石塔（圖 37）還有人在祭拜，

37 取名與三角石地形地貌有關。

38 黃有興、甘村吉，《澎湖辟邪祈福塔：西瀛尋塔記》（澎湖：澎湖縣文化中心，1999 年），頁 159-170。

但也只剩下一人而已。一位年約六十左右的章氏婦人表示，這天除了宮廟的部分，家裡與石塔二處都要祭祀。祭祀的場所有 3 處，故須準備 3 份祭品。至於家中神明桌上的 3 罐飲料，代表 3 個裝水或茶的杯子。家中供奉 3 尊神明，分別是中間的觀音佛祖、右邊的主公（溫府王爺）以及左邊的土地公等。



圖 37 三角石塔。



圖 38 婦人於三角石塔山腳下朝東南祭祀。

結束家中的祭祀，只見婦人自香筒取出 3 支香，並與另一份供品拿在手上，原本打算走路，後來以機車代步來到路邊，拜石塔的位置就在路邊不遠處，於山腳下擺好柚子與其他祭品，朝向石塔座落的方向祭祀（圖 38）。婦人表示，早期供品簡單，柚子一顆即可，祈求平安、順事、大賺錢的心願時時掛在口中，誠心誠意地履行先民所流傳下來的生活習俗。開路之後，原本的上山路徑被阻隔，加上老一輩漸漸凋零，年輕一輩未再接手，居民就近祭拜石塔的熱絡場景早已變成一段記憶文化，總有一天，這項地方習俗恐將走入絕響了。另外，這天也是祭拜園頭公的日子，早上天剛亮時，準備紙錢與牲禮（魚）、粿到田裡祭祀。

七、年尾平安醮典

年尾（年底）的謝平安醮典，主要酬謝眾神一年來的庇佑，乃歲末酬神之意。小門居民的地方精神正在延續生活中的日常性，這是居民引頸期盼的

盛事，共襄盛舉，無不表現熱切參與的一面。每年農曆十月初左右，³⁹ 是該聚落一年一度的平安醮，入秋後的聚落動靜，啟動了神、人之間的溝通頻道，祈求合境平安，一家大小順遂。該村信仰中心震義宮一年有 3 次醮典，一是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一是農曆六月十四日主祀神溫府王爺聖誕；一是農曆十月初的謝平安。每次醮典的舉行，必會掀起各甲之間面子較勁之爭，最受矚目的焦點在於每年大頭家、二頭家、三頭家與四頭家的產生，這群人的出任必須經過一番地廝殺，第一回合先以四甲頭為代表，⁴⁰ 擲筊，決定哪一甲有大頭家、二頭家、三頭家或四頭家資格；第二回合，除大頭家以該甲名單擲筊決定之外，其他三甲頭家則以抽籤方式選出，如此機會與命運的安排，各甲頭家中選機率僅此一人而已，而大頭家的頭銜更是難上加難，一切交由神明欽點。多年以來，遊戲規則的實施與遵守，緊緊維繫地方信仰的共同信念，年年參與的固定班底是每一家戶積極投入的寫照。

以 2021 年謝平安為例，聘請合界道士團舉行相關科儀醮典，包括排壇、鬧廳、起醮、祀旗（圖 39）、獻供、入醮等。醮典期間，除道士之外，四甲頭家為主要代表人物。一般而言，頭家的產生方式，若是著（tiòh）甲的主辦甲，其大頭家名單需由鄉老至廟內擲筊決定之；其他三甲的名單則在該甲鄉老家中以抽籤方式選出。村內四個甲每年輪流負責廟宇的大小祭祀與慶典活動。每逢醮典過程，最能號召所有居民前來報到的時機點是每日上午的一場祀旗，廟方不忘以廣播系統提醒村民，把握一天一次的機會，「拈（khioh）餅」（圖 40）變成居民生活中的共同集體行動。3 天的平安醮即將告一段落，第 3 天的祀旗加碼，包括信眾心願的寄付，以及鄉老、頭家們的贊助，讓原本有限的採買金額，一下子多了好幾倍。廟祝提及倍增之因在

39 據廟方執事表示，平安醮典的舉行時間一般不會超過十月初十。

40 四甲頭分為東、西、南、北甲。

於每位頭家、鄉老自發性的出資，每日提供的糖果、餅乾等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日日有增，拈餅的熱鬧氛圍營造也愈演愈烈。上午 8 時 30 分的一場例行性祀旗，由於適逢非假日，不見上班族與學生的身影，傾巢而出的多半是打理家務的婦人、未出海作業的一家之主以及尚在就讀幼稚園的孩童等。當道士團一行人走出廟門之後，現場圍聚的人群愈來愈多，人人手中握有絕佳的利器，有些是桶子、臉盆、籃子；有些是塑膠袋、紙袋，大家目標一致，一是桌上 4 大籃的食品，一是 2 大盤的錢幣。當道士的動作改向籃子伸展時，現場所有人員各就其位，目光緊盯著物品拋出的方向，身體很迅速地移動，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將平安物一掃而空，東西擲完後，大家又一哄而散，恢復平日的寧靜。

阮西嶼遮是一朝醮一面旗，天地混合代表天公、溫府王爺是小門震義宮主神，列位尊神是代表其他的神明。入醮結束，馬上會卸下旗子，這三面旗分別交給大頭家、二頭家與三頭家。大部分會放在家中的神明桌，也有人會拿到漁船上。⁴¹

道士提及西嶼平安醮與祀旗的科儀形式，繫在竿子上的 3 面旗子（圖 41），與幾朝醮有關，醮典結束後，這些旗子的後續處置一般是交給當年度的頭家們，具有保平安的作用。午後入醮後，廟埕構成犒軍與孝宮口場域，據一位小法表示，因為疫情關係，原本農曆六月那次的繞境、犒軍因而取消，今天算是補足一年 2 次的次數，兵馬也能好好享用。犒賞後，3 大塊的甜粿分配，可謂是集體祭祀生活圈的認同象徵，凡參與醮典者，皆能獲得一小塊切好的粿品。頭家、鄉老等人更有權分得一整籃的平安之物，包括水果、肉類、糖獅、糖塔、紅龜等，分配方式是採取隨機唱名的「分鬮份」作業（圖 42），以示公平、公開。

41 西嶼道士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21 年 11 月 11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圖 39 祀旗。



圖 40 民眾拈餅。



圖 41 旗子。



圖 42 分鬮份。

伍、結語

初步研究發現，小門村的歲時生活正逐漸走向另一世代的認知體系，並呈現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拉距過程。小門村的現代歲時生活仍如往常般，不斷地年復一年進行著，謹守聚落生活曆的種種約束，形塑當前的情境生活。家家戶戶依循老一輩流傳下來的經驗法則，或男或女的祭祀角色，履行一代傳承一代的日常實踐。當中承接上一代的這一代居民，大多已是阿公、阿媽級的七、八十歲成員，行動力雖不如以往，每一次謹記在心的重要歲時，依然如期出席。如此堅強信念的維繫，不僅僅是為個人，也為整個家庭。如今，

隨著人口老化凋零，祭祀參與者愈來愈有減少的趨勢。至於當前歲時生活的信仰認知、傳承脈絡、以及居民觀點，相關觀察跡象如以下所列：

- 一、降低繳費金額的變通，以及參與意願銳減的情況，廟方所制定的漁場使用制度，也將面臨瓦解的局面。受到漁獲不佳的影響，以及從業人口減少的情況，集體約束的拈網鬪制度勢必有所動搖。自萬元起跳的繳納，到 3 千元調降的因應，說明這項傳統文化的妥協認知，發展至今，有種不得不的現實考量。
- 二、就地取材的自然觀，野生植物的摘取使用，可見於農曆五月初五的五月節、七月初七的七夕，這是小門居民與自然環境的相處之道，掌握該時節的萬物生長習性，尋求可運用的代表性植物，展現一種以既有資源為使用的生活信念。
- 三、鎮符當日的出轎數，目前僅能就參與人力狀況隨時調整之，假日與非假日決定人數出席結果。一般而言，鎮符那天若逢週休，除了定居人口以外，移居在外的小門人也會撥空回來參加。反之，非假日的工作天、上學日，恐無法湊足理想的協力組成。
- 四、宮廟小法傳承面臨斷層，年輕人外流嚴重，導致無人接棒的窘況一直發生。招訓的主要絆腳石在於苦無適當人選，所幸村內僅有 2 位年輕人願意加入學習，暫時解決小法斷層的現實問題。武轎班的成立，⁴² 更加說明通橋後，與外地密切聯繫交流的種種跡象，配合其他友廟節慶活動，開創更多參與機會。
- 五、拜宮口、普渡菜湯飯供品，原先的煮食品似乎漸漸被現代食品所取代，乃因應家庭人口結構變化的一種必然調整。

42 是一種結合聲光效果的神轎類型，成員一般由年輕一輩組成，參與元宵節、鎮符或花火節等活動。

六、自發性的互助合作，落實於共同的歲時日子。農曆七月的大廟普渡，當年輪到主普的甲頭成員各司其職，展現相互協助的最大能量，共同完成祭祀事宜。迎頭春之日，親朋好友共襄盛舉，不分你我，流露一份人情之味。

七、電視普及化之後，影響休閒娛樂的選擇，廟埕電影放映吸引力銳減。廟普當天夜晚，現場除了盡忠職守的鄉老、委員等人之外，尚有一些零星的觀眾，坐在樓梯間觀看廠商所準備的二部影片。有些人認為影片多為已下檔的舊片，難以引發觀看的興致。電視、手機、電腦等現代科技的出現，讓昔日一群人在廟口聊天、乘涼的生活場景變成了居民腦海中的印象畫面。

小門居民的生活態度，與海洋、與信仰，與產業息息相關。村內的人事物各自表述：廟內固定報到的虔誠信徒，村長每日的例行路徑，或門口前群聚的男人幫、女人團，以及準備上工、上班的車輛，上課的學生，還有剛返航的漁船、返家的農人，共同編織當前的時序生活網絡。地方信仰與小門（人）之間的當前維繫，落實於神明廳、宮廟、漁船、營頭、石塔、石敢當等場域，祭祀行為與時序流動是牽繫每一空間、環境、物體相互影響之關鍵所在，進一步地產生具有時空交疊的世代背景。現階段的家庭結構以中老年人為主，震義宮與家戶成員維持往來密切關係，男人擔任權責輪值、職責分工、事務商討、儀式參與等神職人員角色；女人扮演勞務協助、祭祀輔佐、祭品準備、祭拜祈求等一般信徒身分，兩者足以合力撐起該村民間信仰發展。

徵引書目

壹、檔案

《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澎湖島水產調查同廳長報告」。

「澎湖廳西嶼澳竹篙灣鄉小門嶼土名垵坪宅庄主公宮建立許可同廳長報告」。

貳、專書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臺灣聚落研究室，《澎湖群島聚落田野調查地圖集》。

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1995 年。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澎湖縣文化景觀菜宅基礎調查研究計畫》。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7 年。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2 年。

呂順安，《澎湖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李星輝，《澎湖的傳統產業建築》。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2 年。

林文鎮工作坊，《98 年度澎湖縣民俗及有關文物普查計畫（三）期末報告書》。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0 年。

林豪，《澎湖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林寶安，《108 年度澎湖縣西嶼鄉舢舨漁業文化口述歷史調查研究案成果報告書》。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9 年。

洪敏聰，《西嶼鄉民俗概述》。澎湖：作者自印，1993 年。

胡建偉，《澎湖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許紅玉、陳啟章，《海海人生：澎湖漁村在地產業文化記錄》。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0 年。

郭金龍，《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

陳邦泓，《鯨洞聽濤》。澎湖：澎湖縣西嶼鄉小門國民小學，1997 年。

陳憲明等，《澎湖的農漁產業文化—西嶼鄉與白沙鄉離島篇》。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2 年。

黃有興、甘村吉，《澎湖辟邪祈福塔：西瀛尋塔記》。澎湖：澎湖縣文化中心，1999 年。

蔡光庭，《大海洋洋總是田：澎湖西嶼澳古厝聚落姓氏圖鑑》。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8 年。

蔡麗秋、林長興，《小門嶼的故事》。澎湖：澎湖縣政府農漁局，2008 年。

盧乙嘉、宋聖榮，《北寮、小門嶼地質解說手冊》。澎湖：澎湖縣政府農漁局，2020 年。

蕭志榮，《小門嶼：玄武岩小島的環境與教學》。澎湖：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2020 年。

叁、期刊論文

李明儒、梁家祐、胡俊傑，〈澎湖地質公園評選指標與設置排序之研究〉，《運動休閒餐旅研究》，第 3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

周朝、文田，〈景觀篇：小門嶼〉，《鄉間小路》，第 16 卷第 24 期（1990 年 6 月）。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島、嶼和岩礁的單位：以澎湖八罩群島為例〉，《國家公園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19 年 6 月）。

謝燦榮，〈澎湖小門嶼鯨魚洞附近所謂接觸變質之探討〉，《地質》，第 14 卷第 1 期（1994 年）。

肆、網路資料

〈澎湖縣行政區域圖〉，收錄於「澎湖縣政府」：[https://www.penghu.gov.tw/userfiles/penghu/images/map\(2\).jpg](https://www.penghu.gov.tw/userfiles/penghu/images/map(2).jpg)（2024/8/15 點閱）。

伍、口述訪談

西嶼道士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21 年 11 月 11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洪嫌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19 年 8 月 23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許丁教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19 年 2 月 20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許加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19 年 2 月 19 日、2021 年 2 月 24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章鬆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22 年 7 月 11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

震義宮許氏小法口述，筆者訪談紀錄，未刊稿，2021 年 3 月 27 日西嶼鄉小門村訪談。